

论《镜花缘》的艺术手法

肖玉静

山西师范大学

[摘要]《镜花缘》作为清朝章回小说的典范，其艺术手法表现为：想象、讽刺、伏笔、隐喻、对比、反衬、用典等等。这部小说贯穿着神魔、讽刺、才学、社会问题等多种小说类型的因素，堪称一部奇书。

[关键词]《镜花缘》；想象；讽刺；伏笔

【DOI】10.12252/j.issn.2096-6261.2020.03.231

清代李汝珍的长篇章回小说《镜花缘》可谓是古代文学海洋中的一朵美丽浪花，全书由海外遨游和才女聚会两部分组成，作者通过批判封建陋习和讥讽黑暗现实，寄托了自身的理想，并向读者传达了許多进步的思想观念，突显了本书独具一格的艺术手法。

通观全书，作者将想象、讽刺、伏笔、隐喻、对比、反衬、用典等多种艺术手法熔于一炉，使这部小说贯穿着神魔、讽刺、才学、社会问题等多种小说类型的因素，堪称一部奇书。

一、丰富奇特的想象

作为一部带有浪漫主义风格的小说，充满着丰富而奇特的想象，作者运用想象的手法描绘了神仙世界与海外异国，以达到讥讽世风的目的。本书开篇对仙境的营造一开始便奠定了神秘的基调，让读者产生了猎奇心理。接着在唐敖海外游历的过程中，对靖人国、长人国、豕喙国等国民作了夸张描述，靖人国国民身高仅八九寸，长人国身高十几万里，豕喙国国人长着一张猪嘴，这些丰富的想象着实有趣又发人深省。尤其是用大量篇幅描绘的女儿国，采用夸张和变形，写出了缠足等社会陋习和对女性意识的颂扬。在这个幻想的国度里，女穿男衣，以治外事，以女性为核心，权力至高无上，男女角色处于倒置的状态，这样奇瑰的想象是史无前例的。在唐小山寻父的路途中，遭遇了君子国的水怪，亥木山的果核妖等磨难，幸得仙人幻化的道人救助才免于大难，与《西游记》的唐僧历经八十一难颇为相似，运用想象的妙笔描绘了异域的光怪陆离。

另一方面，作者在驰骋想象的同时也并未脱离真实世界。小说后半部分百位才女赴试正是世俗社会的展现。总之，小说既写神仙、妖怪、奇人异事，又写人间男女和官场斗争，可谓虚实相生，构思巧妙。

二、寓庄于谐的讽刺

本书讽刺手法的使用寓庄于谐，匠心独运，作者深刻反思了现实生活后，并不按生活的原貌直接控诉现实，而是用幽默诙谐的语言针砭时弊，辛辣的笔调给人以思考，滑稽其表，严肃其里。

在女儿国中，林之洋被迫缠足后，面若桃花而眉似远山，万丈豪情化为柔肠寸断。写他身穿蟒衫，头戴凤冠，全身玉佩，满面香气，虽不是国色天香，但也亭亭玉立。这些本形容女子的语言用于男子，令人捧腹。作者笔下的“官

娥”也一个个膀大腰圆，可笑与可恶并存，女子在集市行走，男子在家中做女红，可谓丑态百出。作者正是通过如此谐趣的语调讽刺了封建陋习对妇女的压制，令读者在审丑的文学活动中得到启迪。

对于其他海外诸国，作者揭露了毛民国的一毛不拔；讽刺了两面国的笑里藏刀；嘲讽了白民国的目不识丁，居然将“幼吾幼，以及人之幼”读作“切吾切，以反人之切”；用欲抑先扬的方式，由现象到本质，讽刺了淑士国浪得“淑士”之名，一股穷酸吝啬之气。嘲弄了长臂国人的样貌，表明了作者一生淡泊功名、遇事不强求的心态；讽刺了薄情寡义的靖人国、爱听奉承话的翼民国、爱说谎的豕喙国、好吃懒做的结胸国、只知吃喝的犬封国，揭露了各种人性缺陷；后半部分才女品茶暗讽了当时假冒伪劣盛行。诸如此类，不胜枚举。

三、巧妙恰当的伏笔

本书的伏笔手法也屡见不鲜。黑齿国重视女试，这就为之后武则天举办女科作了铺垫。林之洋在女儿国当贵妃也早有伏笔，第十九回唐敖、多九公两人调侃说把林之洋留在女儿国。第二十六回在厌火国，大火把林之洋的胡须烧去了，露出一张白脸。刚到女儿国时，有两只喜鹊向林之洋鸣叫，还有一对喜蛛恰巧落到林之洋的脚上，这一切并非偶然，这都是为后来林之洋被强行变成女人，受尽缠足穿耳等苦痛层层埋下伏笔。第八十回众才女猜灯谜时，钱玉英出了个灯谜“酒鬼”，邵红英打“下饮黄泉”，玉英也赞成，此时师兰言看了二人一眼后却叹息不止，读者不免会有为何叹息的疑问，这就为后文钱玉英痛失丈夫、邵红英为夫殉节埋下伏笔，令人有“自古红颜多薄命”的嗟叹。第九十回道姑给众才女朗诵诗句时，念到“戍鼓连宵振，军笳彻晓吹”一句时，道姑假意喝醉，才女不免纳闷，认为此时正当太平盛世，不应该打仗，当问到诗中寓意时，道姑只说天机不可泄露，此处为读者留下了悬念，更为后文推翻武周的战役设伏。

全书最令人称道的前伏笔与后照应，莫过于后五回中勇闯酒色财气四关，艺术上寓意深刻，文笔也行云流水。酒色财气四关，用拆字法拆成酉水、巴刀、才贝、无火这四个名称，又照应五行，构思精巧。后半部分四关的出现并不突兀，相反是水到渠成、情理之中之事。第三回写武则天剿灭徐敬业之后，在长城外建四座关保卫长安城，并命武氏四兄

弟镇守。此后这条线索并未间断，第十六回写到淡泊名利、看透生死的无继国时，作者借唐敖之口说世间的名利场是一座迷魂阵。第三十八回林之洋提到在女儿国的遭遇时，暗中心点到了自己不被酒、色、财、气所迷惑的决心。第九十回道姑所念的“短帘飘野店，……横槊亦蚩蚩”，暗含酒色财气，秦小春、左融春皆提到了迷魂阵，最后道姑的一番话更是点到了人生在世如下围棋一般，全因参不透迷魂阵，迷魂阵实为“自诛阵”，昭示了真正的敌人其实是自己，足见此书的哲理意味。

四、多样的修辞手法

本书运用了隐喻、对比、反衬、用典等多样化的修辞手法，使整部小说文采斐然。

隐喻是全书运用较多的修辞手法。作者将百花仙子的住所命名为“薄命岩”“红颜洞”，泣红亭的对联是“红颜莫道人间少，薄命谁言座上无”，均隐喻着“红颜薄命”这四个字。而泣红亭的白玉碑上虽然镌刻着才女的荣耀，但亭名是“泣红”，分明隐喻了为红颜薄命而哭泣，预示了才女多难逃悲剧命运，使全书蒙上了一层悲剧色彩。

作者也非常注重通过精心设置人物的姓名来寄寓某些深意。百花仙子转世的唐小山，因母亲林氏梦到登五彩峭壁而得名，其实峭壁暗指蓬莱仙山，“五彩”意为百花五彩缤纷，所以“小山”隐喻着她本由百花仙子托生而来。后来唐小山改名为唐闺臣，是指唐朝闺中之臣，书中又交代了心月狐下凡的武则天改国号为“周”，“唐闺臣”暗喻恢复李唐江山，虽然她文采第一，但这个名字令武则天不满，遂将唐闺臣下调到第十一名，而周庆覃为第十名，有周压制唐的深意。唐闺臣别号“梦中梦”，这是人生如梦之意，暗喻人生似镜花水月般虚幻缥缈，也照应了题目。牡丹仙子转世的阴若花，她住在女儿国的牡丹楼，楼下有很多牡丹，符合她的前世。阴若花号“女中魁”，一来隐喻牡丹是花中之王，二来指明她是女儿国之魁。唐敖的“敖”字可取遨游之意，指在海外游历，也隐喻他超脱于世外，得道成仙。另外他是探花郎，表字以亭，探花的身份使他与百花发生联系，喻探寻十二名花，而“以亭”的“亭”指泣红亭。多九公表面上是姓多、排名第九、年纪大，实则隐含着玄机，“多”意味着他见闻广博，阅历丰富，无一不知；“九”与“久”谐音，隐喻他长期行走江湖，见多识广。果核四妖是周朝人，李核妖是女妖，扮西施的样貌，隐喻武后。才女碑的前八名和最后两名更暗含了作者的创作宗旨，例如史幽探、哀萃芳隐喻“穷探野史”“哀群芳之不传”的著书缘起，“花在芳”是指通过立碑被贬谪的百花重新绽放，“毕全贞”暗寓百女兼有妇德、妇言、妇容、妇功，意为全是贞洁烈女。作者将各种深意隐藏在看似无奇的姓名中，令人拍案叫绝。

作者在描写海外诸国时，一些国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作为礼乐之邦君子国，呈现的是一幅耕者让畔和行者让路的图景，是为“不争”；不论贫富，言谈举止都谦恭有礼，不

愧“君子”的美名。作者选取了三个交易场景，体现了君子国的国民买卖者的立场与世俗相比完全颠倒，与当时尔虞我诈、唯利是图的现实社会相对照，营造了作者向往的乌托邦。接着，作者通过吴氏兄弟的大段对话，具体批判了封建迷信、重利轻义、奢侈、缠足等陈腐的社会陋习，所谓的圣人之邦实则种种弊病，因此令生活在道德净土之上的君子国民十分不解。吴氏兄弟虽是君子国的宰辅，但生活十分清贫，两扇柴扉再加上周围的篱墙，是真正的寒舍，可谓两袖清风的儒雅之士。多九公赞美说：“如此谦恭和蔼，可谓脱尽仕途习气。若令器小易盈，妄自尊大那些骄傲俗吏看见，真要愧死。”通过人物的语言描写，将君子国的清官廉吏、文人雅士与清王朝的贪官污吏、自大俗人作对比，这也是对现实的反讽。

黑齿国和白民国的对比效果形成了强烈的反差。黑齿国人浑身如墨，但受到君子国风气的影响，知书达礼，路不拾遗，个个风流儒雅，满面书卷气息。而白民国却与黑齿国恰恰相反，国人面白如玉，但实则外美内丑，将“求之与，抑与之与”读作“永之兴，柳兴之兴”，简直是金玉其外，败絮其中。这样，黑齿国和白民国黑白对照，雅俗相衬，一褒一贬，正反对比，写法十分精彩。

反衬是通过描绘次要形象，进而从反面衬托出主要形象。黑齿国在教育方面男女平等，女子也满腹经纶，故而作者塑造了两位才女——红红和亭亭，并用大量篇幅写了才女与多九公谈论学问的对话，旨在突显女性的地位。才女伶牙俐齿，博古通今，多九公被问得面部青红，挥汗如雨，如坐针毡，欲找地缝钻入，只得无言以对。通过对多久公的外貌描写和神态描写，生动形象地衬托出红红、亭亭的博学多才。全书后半部分的酒、色、财、气四关，文氏兄弟、阳衍、章芹、林烈等男性轻易便陷入酒、色、财、气的诱惑，而女性却英勇救夫，入阵后比男性更多一份自制力，通过男性反衬了女性的过人之处，是当时社会的一大进步。

本书采用了大量的典故，显现了作者深厚的文学积淀。第五十三回当众人皆为唐闺臣赶不上才女考试而惆怅不已时，门户山突然畅通，不必费时绕行，这明显化用了王勃得神风帮助的典故，并且林之洋在安慰唐闺臣时，也给她讲到了神风助写成《滕王阁序》的故事，用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与唐闺臣作比较，暗示了闺臣今后必将像王勃一样大显其才。

虽然《镜花缘》与四大名著相比有一定的商榷之处，但这部奇书具有不可磨灭的艺术成就，对今人的研究和学习大有裨益。

参考文献

- [1] 李汝珍.《镜花缘》[M]. 华夏出版社, 2012.
- [2] 李建国, 占骁勇.《〈镜花缘〉丛谈》[M]. 天津: 南开大学出版社, 2004.